

教育了几代人的世界经典童书



经典3童话

杜利特医生 的故事

The Story of
Doctor Dolittle

◎ (美) 休·罗夫廷/著
张玉芬 周学雷/译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

第一章

- 一 鞋匠的儿子 / 1
- 二 伟大的博物学家 / 4
- 三 医生的家 / 9
- 四 维夫万夫 / 15
- 五 波利尼西娅 / 20
- 六 受伤的松鼠 / 27
- 七 贝类的语言 / 30
- 八 细心的观察者 / 33
- 九 梦幻花园 / 36
- 十 私人动物园 / 39
- 十一 波利尼西娅成了我的老师 / 42
- 十二 我的好主意 / 45
- 十三 有朋自远方来 / 49
- 十四 齐齐的旅行 / 51
- 十五 我成了医生的助手 / 53

第二章

- 一 “野鹬”号 / 57
- 二 隐士卢克 / 59
- 三 吉普与秘密 / 62

目 录



- 四 鲍勃 / 65
- 五 马多匝 / 69
- 六 法官的狗 / 73
- 七 真相大白 / 77
- 八 皆大欢喜 / 80
- 九 紫色天堂鸟 / 83
- 十 朗·阿罗 / 86
- 十一 盲目的旅行 / 89
- 十二 目的地 / 93

第三章

- 一 第三个人 / 97
- 二 再见 / 102
- 三 遇上了麻烦 / 104
- 四 麻烦还在继续 / 108
- 五 波利尼西娅的计划 / 113
- 六 蒙特沃尔德 / 117
- 七 医生的赌注 / 119
- 八 斗牛比赛 / 124
- 九 匆忙上路 / 131

第四章

- 一 又是贝类语言 / 136
- 二 腓基鱼的故事 / 140
- 三 坏天气 / 152

目 录



- 四 船沉了! / 156
- 五 陆地! / 161
- 六 “扎比子”甲壳虫 / 165
- 七 鹰头山 / 170

第五章

- 一 伟大的会面 / 177
- 二 浮岛上的居民 / 182
- 三 火 / 185
- 四 岛为什么漂移 / 189
- 五 战争 / 192
- 六 波利尼西娅搬来救兵 / 196
- 七 鸚鵡和约 / 199
- 八 悬石 / 201
- 九 选举 / 206
- 十 国王琼的加冕礼 / 212

第六章

- 一 新波佩西派 / 217
- 二 思乡之情 / 221
- 三 朗·阿罗的收藏 / 226
- 四 海怪 / 228
- 五 巨海蜗牛之谜 / 235
- 六 最后的内阁会议 / 239
- 七 回乡之旅 / 241



第一章

一 鞋匠的儿子

我叫汤姆·斯达宾斯，是帕多巴尔的鞋匠雅格布·斯达宾斯的儿子。我九岁半时，帕多巴尔不过是一个小镇，一条小河从它中间穿过。河上有一座古老的石桥，叫国王桥。国王桥的一边是集市，另一边是墓地。

远航的轮船从海上来到这条小河，在石桥边抛锚。我经常跑去看水手们在河岸上卸货。拉缆绳的时候，水手们唱着奇怪的歌。对这些歌我已经记得很熟了。我常常坐在岸边，脚丫拍打着河水，随着水手一起唱歌，好像自己也是一名水手。

看着那些勇敢的水手们驾驶着海船离开帕多巴尔教堂，缓缓驶出小河，穿过宽阔偏僻的沼泽，进入大海，我真渴望自己也能和他们一起去航海。我渴望和他们一起周游世界，到遥远

的国度——比如非洲、印度、中国，还有秘鲁，等等——去闯荡闯荡。海船转过河的拐弯处，虽然看不到了，但越过小镇的屋顶依然能看到那巨大的褐色船帆在缓慢前行——就像一些脾气温和的巨人在闲庭信步。我常想，等他们再次在国王桥边抛锚停船时，水手们不知又看到了什么奇景怪事。我坐在那儿，目送着海船渐渐消失在看不见的远处，脑子里想象着那些从没去过的地方。

那时，我在帕多巴尔有三个知己好友。一个是捕蛙人乔，他住在桥下的一个小屋里。这个老头儿制作小玩艺儿的本领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心灵手巧的人。他常常为我修玩具船，会用包装盒和木桶条做风车，还会把旧雨伞制成漂亮的风筝。

有时，乔会带我到他的捕蛙船上去。当潮水退去时，我们就沿着河划船来到海边，捉一些蛙和龙虾拿去卖。天冷以后，我们就在那片人迹罕至的沼泽地上看野天鹅、野鹬、红脚鹬以及其他生活在这片盐滩上的各种飞鸟。晚上，我们趁着涨潮顺着河水回来时，看到国王桥上的灯光在夜幕中闪烁，仿佛提醒我们到了吃茶点、烤火的时间了。

我的另一个朋友是卖猫食的马修·马格。他是一个有趣的老头，眼睛斜视得很厉害。他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但说起话来却非常和蔼。在帕多巴尔没有他不认识的人，也没有他不认识的狗和猫。那时候卖猫食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。每天，你都



会看到一个人端着一个盛满了肉串的木碗，沿街喊着：“猫食！卖猫食喽……！”人们买肉给他们的猫和狗吃，而不是喂它们狗食饼干，或者剩饭渣子。

我喜欢跟着老马修，看那些一听到他吆喝就跑到花园门口的猫儿、狗儿。有时，他让我把肉喂给那些动物，我觉得好玩极了。他对狗无所不知，走在镇子上他会给我讲各种狗分别叫什么名字。他自己也养了几只狗。其中有只小灵狗，跑起来非常快，马修常常靠它在星期六的赛狗会上赢奖金；还有一只小猎犬，是逮老鼠的好手。马修常常一边卖猫食，一边让小猎犬为磨坊主和农夫们逮老鼠。

我的第三位知己是隐士卢克。关于他的事我以后再告诉你。

我没有上过学，因为我爸爸很穷，没钱送我去学校。但我非常喜欢动物，常常捡鸟蛋，捕蝴蝶，在河里钓鱼，到乡下采黑莓和蘑菇，帮着乔修渔网。

那时我确实过得非常愉快，但当时的我却不这么想。我当时九岁半，和其他男孩一样，总盼望着长大——不觉得那时的无忧无虑有多好，心里老是渴望有一天能离开爸爸妈妈，跟着那些大海船，沿着河从薄雾笼罩的沼泽地驶进大海，到外面的世界去碰碰运气。



二 伟大的博物学家

一个春天的早上，我正在镇子后面的小山上游荡，突然看到一只老鹰抓着一只小松鼠站在一块岩石上，小松鼠在拼命挣扎。老鹰一看到我，吓得丢下小松鼠就飞走了。我捡起小松鼠一看，它的两条腿都伤得很厉害。于是我把它抱回了小镇。

到了桥上后，我来到捕蚌人的小屋，问他能不能救救小松鼠。乔戴上眼镜，仔细地检查了一番后，摇了摇头。

“这个小家伙的腿断了一只，”他说，“另一只伤得也很严重。我可以修好你的船，汤姆，但是，我没有工具，也不懂怎么修断了腿的松鼠。这是外科医生的活儿——而且必须是精通医术的医生。我认识一个人，只有他才能救这个小家伙的命。他叫约翰·杜利特。

“约翰·杜利特是谁？”我问道，“是个兽医？”

“不，他不是兽医，杜利特医生是个博物学家。”

“博物学家是干什么的？”我问。

“博物学家，”乔摘下眼镜，往烟斗里装上烟，说，“就是这么一种人，他认识所有的动物、植物以及岩石。约翰·杜利特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博物学家。真奇怪你竟然没听说过他——亏你还对动物很在行呢。他对蚌无所不知，而我只知道一点



点。他是个安静平和的人，话不多，但人们都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学家。”

“他住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牛庄路那儿，在镇子的另一头。他的房子具体在哪儿我说不上来。但是到了那儿后，会有人告诉你的，我保证。去找他吧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”

于是我谢过了捕蛙人，又带上松鼠，朝牛庄路走去。

来到市场上，首先听到的就是有人叫“猫食！卖猫食！”

“是马修·马格，”我自言自语道，“他应该知道医生住在哪儿。马修没有不认识的人。”

于是我赶紧穿过集市，追上他。

“马修，”我问道，“你认识杜利特医生吗？”

“我认识杜利特医生吗！”他说，“我觉得应该认识！我了解他就像了解我自己的妻子——有时觉得比对我妻子还了解。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非常了不起。”

“你能告诉我他家在哪儿吗？”我问，“我想让他看看这只松鼠，他断了一条腿。”

“没问题，”马修说，“我正好要到他家的附近去。走，我给你带路。”

于是我们一起走。

“噢，我认识约翰·杜利特很多年很多年了。”走出集市的时候，马修对我说，“不过我敢肯定他这会儿不在家。他航



海去了。但说不准哪天他就回来了。我指给你他的房子，你就知道到哪儿去找他了。”

一路上马修几乎不停地谈论他的了不起的朋友——医学博士约翰·杜利特。他说得那么忘情，都忘了贼卖他的猫食了，直到我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身后跟了一大群狗。

“医生这次航海去哪儿了？”我一边看着马修给狗分肉，一边问道。

“我说不上来。”他回答说，“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也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，什么时候会回来。他自己一个人住，没有什么亲人，只养了一些宠物。他外出航海好几次了，每次都有很多奇妙的发现。上一次他回来时告诉我，他发现在太平洋中的两座岛上住着一个红印第安人部落，丈夫们住在一座岛上，妻子们住在另一座岛上。丈夫和妻子一年只聚一次，就是在每年一次的盛大节日庆宴的时候，丈夫们到妻子的岛上——很可能就是圣诞节的时候。他们大部分人都是通情达理的，只有少数人很野蛮。啊，医生总是能带回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，他真是很神奇。至于动物，我想没有人会比医生更了解它们的了。”

“他对动物怎么知道那么多呢？”我问道。

马修停下来，俯在我耳边用一种沙哑、神秘的声音悄声说道：“他会说它们的语言！”

“动物的语言？”我惊讶地叫了起来。



“当然，”马修说道，“所有的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。有些动物讲的语言挺多，有些动物只会做动作，像聋哑人。但是医生懂得它们所有的语言——无论是鸟类语言还是兽类语言。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，因为人们一听你这样说，只会笑话你。还有，医生还会用动物语言写东西。他常常把写的东西大声地读给他的宠物们听。他用猴语写了历史书，用雀语写诗，甚至还为喜鹊写了喜剧歌。这都是真的。他现在正忙着学习贝类动物的语言。但是他说这很难学。他把脑袋浸在水里的时间太长了，都得重感冒了。他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。”

“他一定很了不起，”我说，“我真希望他在家，那样我就能见着他了。”

“看，那就是他的房子。”马修说，“拐弯处的那个小房子。”

我们来到了镇子边上。马修指的那座房子非常小，孤零零地站在那儿。四周好像是一个大花园。花园比路面高出了许多，要登上一段台阶才能到上面的门口。很多枝条从院墙里伸了出来，我想花园里肯定有很多漂亮的果树。但是墙太高了，除此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。

到了那座房子前，马修沿阶走到前门，我跟在他后面。我原以为他会到花园里面去，但大门锁着。一条狗从房子里跑出来，马修透过门上的栅栏扔给它几块肉以及装着玉米和麦糠的纸袋子。我发现那条狗并没有像其他的狗那样停下来吃肉，而

是把所有的东西带回屋里后就不见了。它的脖子上戴着一个奇怪的项圈，看上去好像是铜之类的金属做的。于是我们就走开了。

“医生还没有回来，”马修说，“不然的话，门不会锁着。”

“你给狗的那个纸袋子里盛的什么东西？”我问道。

“那是些日常食品。”马修说，“给动物们吃的。医生家里全是宠物。医生不在的时候，我把那些东西给那条狗，那条狗再把它们分给其他的动物。”

“它脖子上戴的那个古怪的项圈是什么做的？”

“那是个纯金狗项圈。”马修说，“那是很久以前它跟着医生旅行时得到的。它救了一个人的命。”

“医生养它多久了？”

“哦，有很长时间了。吉普现在年纪很大了，所以医生不再带着它出去旅行了，把它留下来照顾家。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，我都带食物来大门前，通过栅栏递给它。医生不在时，它谁也不让进花园。甚至我也不能进，尽管它和我很熟。不过你总会知道医生在不在家，因为如果他在家的话，大门肯定会开着。”

于是，我只好带着松鼠回了家，把它放在一个盛满了稻草的木箱子里。我一边照顾它，一边等着医生回来。我每天都去那个镇子边上的有大花园的小房子，看它的大门是否还锁着。有时那条叫吉普的狗会到门前来迎接我。尽管它总是摇着尾巴



仿佛欢迎我似的，但从不让我到花园里去。

三 医生的家

四月末的一个星期一下午，爸爸让我去镇子的另一头的一户人家去送修好的鞋子。那是一个脾气古怪的陆军上校的家。

我找到了那所房子，按了按前门的门铃。上校出来开了门，伸出一张通红的脸说：“到那个商贩入口去——从后门进来。”说完，就把门关上了。

我真想把鞋子扔到他的花圃里，但想到我这样做肯定会惹爸爸生气，就没有扔。我走到后门那儿，上校的妻子在那儿迎住我，从我手中接过了鞋子。她个子不高，看上去很腼腆，手上沾满了面粉，似乎正在做面包。她好像特别害怕她的丈夫——我听见他正在家里砍木桩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对我到前门去愤怒不已。她低声问我，想不想吃块小面包，或者喝杯牛奶。我说，“好的。”吃完面包，喝了牛奶后，我向上校的妻子道谢，然后离开了。回家之前，我想该去看看医生是不是已经回来了。

其实那天早上我已经去看过了，但我还是想再去看一看。我的小鼠的伤势一点也没有好转，我开始为它担心了。

于是，我转向牛庄路，朝医生的房子走去。在路上，我发



现天空中的乌云越积越厚，好像要下雨了。

我到了医生家门前，发现门还是锁着。我感到很泄气。我已经连着来了一个星期了。那条狗，吉普，像往常一样摇着尾巴来到门前，然后蹲下来紧紧地注视着我，看我是不是想进去。

我开始担心，可能等不到医生回来我的松鼠就要死了。我伤心地转身走下台阶，往回家的路走去。

我想知道是不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。当然我自己没有手表，但我看到一位绅士从路对面向我走来。他走近时，我才看清是出来散步的上校。他身上裹着一件时髦的大衣，手上带了一双颜色鲜艳的手套。天气还不算多么冷，他却穿了这么厚的衣服，看上去仿佛是个大粽子。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。

他停下来，一边咕哝，一边瞪着我——他的脸变得更红了，说话的声音仿佛是木塞子从生姜酒瓶里拔出来一样。

“你仔细想一想，”他急促地说道，“我会仅仅为了告诉一个小孩子时间而解开我所有的大衣纽扣吗！”说完，他一边咕哝着，一边沿着大街走了过去。

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从后面看着他，想我要长到多大时，才能麻烦他掏出表来看看时间。这时，一阵暴雨突然从天而降。

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雨。天变得像夜晚一样黑。狂风怒



吼，电闪雷鸣。不一会儿，路边的漕沟便像河水一样奔涌起来。附近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，我只好低头抵挡着狂风，向家跑去。

还没跑出多远，就一头撞在一个软软的东西上，倒在了地上。我抬头看我撞着了谁。在我前面，也有一个和我一样倒在了湿漉漉的路面上的人。他个子不高，胖乎乎的，面容和蔼，头上戴着一顶破旧不堪的礼帽，手里拿着一个黑包。

“对不起！”我说，“我低着头，没看到你。”

使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，那人并没有因为被撞倒而生气，反而笑了起来。

“你这一撞使我想起，”他说，“我有一次在印度的经历。有次遇到暴雨时，我撞到一个妇女身上。她手里正好拿着一罐糖蜜。弄得我那之后的好几个星期头发上都留有糖蜜的味道——走到哪儿都有苍蝇跟着。我没撞伤你吧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我没事。”

“你有错，我也不对。”那个矮个儿说，“我刚才也是低着头。不过听我说，我们不必非得坐在这儿说话。你的衣服肯定湿透了。我知道我的已经湿透了。你还要走很远的路吗？”

“我家在镇子的另一头。”说着，我们俩都站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！雨太大了。”他说，“我敢说等会儿路会更湿滑。跟我回家去吧，把衣服晾干。这样的暴雨不会持续太长时间。”



他拉着我的手，我们一起沿着路往回跑。我们跑着的时候，我就好奇地想，这个有趣的小个子会是谁，他家住哪儿。我和他完全不认识，他却带我去他家晾衣服。和刚才那个红脸的老上校拒绝告诉我时间相比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！不久，我们停下来。

“到了。”他说。

我抬头一看，却发现我又回到了带着大花园的小房子的台阶前！

我的新朋友已经走上台阶，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打开了大门。

“这人肯定不是那个了不起的医生。”我想。

听了那么多关于那个医生的故事，我以为他肯定又高又壮，非同一般。很难相信这个面容和蔼的滑稽小个子会真的是他。但毫无疑问，确实是他跑上台阶，打开了我这些天来一直关注的那扇大门！

那条叫吉普的狗冲出来扑向他，高兴地吠着，雨下得更大了。

“你就是杜利特医生？”在通向房子的花园路上我边跑边喊道。

“是的，我就是杜利特医生。”他说着，用同一串钥匙开了房门。“进来，不用擦脚，带着泥巴没关系。快进来，别让雨淋着！”



我闪身进去，他和吉普跟进来，然后关上了门。

由于暴雨，外面的天显得很黑。关上门后，屋里黑得简直像到了晚上一样。一会儿传来一阵我从未听过的奇怪声响，听起来像是各种飞禽走兽同时发出的嘶喊和呼叫。我听到什么东西从楼梯上冲下来，从通道上奔过来。黑暗中有只鸭子在嘎嘎地叫，一只公鸡在咯咯地叫，一只鸽子在咕咕地叫，一只猫头鹰在呼噜呼噜地叫，一只小羊咩咩地叫着，吉普也大声吠着。我感到有只鸟在我脸前拍打着翅膀。不知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腿上，我感到有点紧张。整个前门大厅里仿佛挤满了动物。它们嘈杂的叫声，连同外面的雨声，显得动静很大。我开始感到有些害怕。这时，医生抓住我的胳膊，冲着我的耳朵大声喊道：

“不用慌，别害怕。这些都是我的宠物。我离家已经三个月了，它们见我回家感到很高兴。站在那儿别动，我来点着灯。哎呀，这么大的雨！听听那雷声！”

我站在黑暗之中，各种看不见的动物围着我喋喋不休地叫着，拥来挤去。那是一种奇妙而有趣的感觉。从大门口往院子里观察时，我常常想，杜利特先生会是什么样，这间古怪的小房子里面都有什么东西。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。但是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当医生的手抓着我的胳膊时，我不再害怕了，只是心里有些疑惑。这一切仿佛是一个奇怪的梦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清醒。这时，医生又开口说道：